

TI XIAO JIA BAXI

袁一平 著

啼笑 嫁 巴西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啼笑嫁巴西

袁一平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啼笑嫁巴西/袁一平著. —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02

ISBN 7-5306-3552-2

I. 啼… II. 袁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93587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

邮编:300020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7312757 邮购部电话: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迁安鑫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5.25 插页 2 字数 342 千字

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6000 册 定价:20.00 元

作者简介

袁一平，祖籍江苏南通，1954年生于青岛市，出身军人家庭。曾参军做业余文艺演出队创作员，1978年起从事新闻工作至今二十四个头。现任巴西《南美侨报》总编辑。

序

在来到遥远的巴西之前,我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,对巴西的了解只有球王贝利和巴西咖啡,当然还有巴西电视连续剧《女奴》中的“伊佐拉”。尽管我对巴西的了解少得可怜,但爱好写作的敏感,使我觉得那是一个神秘的国度,是中国文学家尚未涉足与开垦的处女地。于是我头脑一热,竟然离开一家颇有规模的报社中层干部的岗位,踏上了寻找他乡故事的冒险之旅。

踏上亚热带的巴西后,我发现这片南美的土地是红色的,它天生丽质地美丽,广袤博大地富饶。这里有世界最大的福斯·伊瓜苏瀑布群,这里有被称为世界之肺的亚玛逊森林和流域,这里有原始的印第安部落,这里有人间仙境的海边风光,这里贫穷落后与富庶现代化并存……生活在这里的十余万华人华侨,与热情友善的巴西人民和睦相处,共同建设自己的第二故乡。凭借做新闻工作的便利,我深入侨胞生活之中,也常走入巴西主流与下层社会,了解和熟悉他们。我曾随华人的救济队伍无数次深入过连警察都不敢进入的贫民窟,我也走进过巴西最大最可怕的卡兰基鲁监狱采访,我以心体味生活,以情筛选素材,我想成为在文学上第一个反映巴西华人生活的作家。当然,我还有

野心,那就是要将我书中的故事搬上中国和巴西的荧屏,同样让它成为第一部反映巴西华人生活的电视连续剧。我在巴西认识了《女奴》电视剧的主角“伊佐拉”,她的真名叫露塞莉娅·桑多斯,我两次采访她,最后一次是到她家,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“新旧世纪交替之夜”节目做录音报道。露塞莉娅说我的嗓音很好听,还要跟我学中文。我很想让她成为我未来电视剧的一个角色,因此我在这部小说里特别给她安排了“房东”的角色,名字也用的是“露塞莉娅”,不知道我的电视剧开拍之时,她会不会来个“友情出演”。

我的这本书里的故事,不管从情节到细节,都是我耳闻目睹的故事,每一个人物都可以找到生活的原形。我的一位国内作家朋友说,你这样写书太浪费素材了,你应该像国内饭店里做鱼翅汤,其实端上来一大盆鱼翅汤,里面只有稀稀拉拉几根鱼翅,百分之九十都是配料。而我端出来的“鱼翅汤”呢,实诚得几乎都成鱼翅干了。我承认我创作用料太过大手大脚,但读我的书好处是,你通过它可以更真实地品味旅居巴西的华人生活,如临其境地感受巴西的风土人情,但是后遗症也是免不了的,那就是会有人自动对号入座。为此,我想提醒读者,我写的是真正的小说。

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明威说过一句话:作家最大的不幸是童年幸福。我生活在一个军人家庭,童年生活条件横向比较相当不错,但是我十五岁时父亲就送我去当兵。我在野战军里野营拉练,脚下打过血泡,睡过牛棚马圈,甚至与柴屋里的棺材为伴,吃的是让我非得胃病不可的粗米淡菜。我还挖过河泥,种过水稻,盖过营房,吃了不少的苦,总算略补了“不幸福”的人生一课。然而人到中年,我又放着国内舒适的生活不过,撇家舍口

到巴西洋插队，一切都因听信了海明威老人的话。

最后请允许我借书序说一句话：谨以此书献给离开我十四年并一直鼓励我写作的父亲袁少轩。

袁一平

2002 年 10 月于巴西圣保罗

第一章

1

机身标有“VASP”字样的波音 747 客机，在太平洋宁静之夜的上空平稳飞行。机舱里回旋着低沉而微弱的引擎声，一种类似电机嚤嚤旋转的声音。

机舱内已熄灭顶部大灯，昏暗中用过晚餐的乘客大多已入梦乡。胡秋妹的后座上，一位精神十足的“老外”仍在看杂志，不时弄出翻纸的窸窣声。借着后方投来的光影，她看了一下手表，现在正是北京时间八点。

八点，是全家人围坐在小圆桌旁，边吃饭边聊天的时刻。一想到那喷香的饭菜，温馨、其乐融融的情景，胡秋妹心里不由荡起圈圈思乡恋家的涟漪，酸酸楚楚地揪心。

自从上了飞机，胡秋妹没有合过眼。对她来说，不管是坐飞机还是出国，都应了那句歇后语：大姑娘上轿——头一回。她第一次背井离乡，既不是去留学，也不是旅游度假，更不是出国考察，而是结婚嫁到巴西去的。她要去生活的地方，是一个既遥远又陌生的国度。用她老爸文绉绉暗含安慰的话说，她是去西域“和番”，是胡家的“文成公主”。她的新郎马塞罗，在爸爸的眼

里自然成了与唐朝联姻的“松赞干布”。可胡秋妹老爱跟家人逗乐儿,把“松赞干布”,叫成“送葬干部”。

毕竟是第一次越洋出国,又嫁得这么遥远,除了新奇、激动和兴奋,再就是无端的忧虑和担心。

既然远嫁是自己的选择,而不像当年文成公主,“和番”是身不由己,胡秋妹也就没有什么好抱怨的。相反,她应该高高兴兴上路,愉愉快快旅行才是。但是,刚才过境韩国,莫名其妙受的那通窝囊气,足足在她肚里憋了几个小时,才慢慢如丝抽去。

胡秋妹与丈夫马塞罗去巴西,选择的是从青岛流亭飞机场离境。他们先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,从青岛飞韩国汉城,再由汉城转乘巴西航空公司飞机飞巴西,途中将在美国洛杉矶停留一小时,加油清扫机舱后,再直飞目的地——圣保罗。整个飞行过程要近三十个小时。从地球仪上看,飞机先要从地球的西半球飞向东半球,抵达洛杉矶后再由北半球向南半球飞。这恐怕是地球上最遥远的航线了吧。

第一次坐飞机就飞这么远,在胡秋妹的想象中一定很过瘾,很痛快,很浪漫!然而,她原本应该享有的浪漫和喜悦,在经过韩国时被冲涤得无踪无影了。

胡秋妹和马塞罗抵达汉城,刚走出飞机通道踏上韩国的土地,就听见有人在喊她的名字。循声望去,一个韩国女人手执一张纸条,上面写着胡秋妹的英文名字:HU QIUMEI。

这是一位胖墩墩的韩国妇女,看上去有三十出头的年纪。她在核对了胡秋妹的护照机票后,把她与丈夫引到一个小候机厅休息。胡秋妹的护照和机票,被那位韩国胖姐收起来,放在了休息室柜台抽屉里。

最初,胡秋妹并没有在意这一切,她甚至打心眼里佩服韩国

机场服务周到，一下飞机就有人引导乘客，惟恐不谙韩语的乘客误了班机，这种服务真够到位，很值得中国机场学习。

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，坐得有点儿累了胡秋妹，想起身去上厕所，也顺便逛逛免税商店什么的。她问韩国胖姐哪儿有卫生间。

因为小休息厅里没有卫生间，那位胖姐便带她去候机大厅的卫生间。

大厅的那间卫生间，其实离小休息厅很近，即使无人引路，也完全不会走丢。然而，胡秋妹用完卫生间出来，那位韩国胖姐竟然还等在门前，并堵住了她要往免税商店去的路。

这时胡秋妹才恍然大悟：原来，自己是被当做可疑的偷渡客监控起来了！不用说，这位韩国胖姐就是便衣警察。她的任务是监视胡秋妹，防止她跳机潜入韩国境内打黑工。

如果那位胖姐对马塞罗也实行监控，胡秋妹或许心里会感到稍微平衡一点儿。但是那个胖姐对马塞罗并没有设防，好像高贵的巴西人不屑去做偷渡的勾当。

胡秋妹回想起来，他们走下飞机时，胖姐收去的只是胡秋妹的棕色中国护照，没有收马塞罗的绿色巴西护照。显然，她监控和防范的只是中国人！

胡秋妹平生第一次感受到民族歧视的滋味，她气得嘴唇微微颤抖，胸膛鼓胀喘气都觉得沉重。哼，一个小小的韩国，经济起步不就这几年的光景，刚成了什么“亚洲四小龙”，就他妈的狗眼看人低！胡秋妹心里骂道。谁他妈的会跳机到韩国？除了那些中国穷乡僻壤、山沟沟里的傻蛋外，再有要去韩国的，准他妈的是脑子有病。

当然，歇斯底里谩骂韩国胖姐的胡秋妹，并不知道眼下中韩

两国移民的情形。在韩国不少有钱的老光棍们，正蜂拥到中国娶朝鲜族姑娘为妻。而冀望嫁到韩国去一日便成为阔太太的中国女人，每天在韩国大使馆门前为申请签证排起了长龙。正因为办韩国签证关卡森严，于是就有了铤而走险、偷渡跳机之人。这也难怪，中国是十二亿人的泱泱大国，什么样的人没有呢？对韩国不屑一顾的大款富人有成千上万，指望着到韩国打工的瘪三穷人照样也有成千上万。

胡秋妹被“押送”回小候机厅，挨过气愤又无奈的一个多小时后，总算到了换乘巴西航空公司飞机的登机时间。

胖姐带他们去一个柜台领取登机卡。办妥登机卡，胡秋妹以为这一回该还她护照了吧，谁知那位胖姐没有还她护照，把她的护照交到一个巴西人手里。

胡秋妹上前讨要自己的护照，巴西人叽哩哇啦对她说了半天，胡秋妹似懂非懂，但意思她是明白无疑的：总之，她的那本中国护照，眼下仍旧不能还给她。

她转头向马塞罗投去求援的目光，希望得到丈夫的帮助，然而马塞罗仅表示遗憾，耸耸肩膀，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。

同航班的乘客中，有一位会英语的中国男人，小声告诉胡秋妹，巴西航空公司受美国移民局委托，对持私人护照过境美国而没有美国签证的中国人，统统要将其护照收缴代为保管，只有抵达目的地，才将护照返还持照人。原来，是美国人在防范中国人，巴西人只是照章办事。

全机的人都有权利揣着自己的护照，惟独她的护照被收缴去了，还是当着诸多乘客的面。这对胡秋妹来说，无疑是一种莫大的侮辱。她感到，人们都在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注视自己，自己仿佛是一个嫌疑人，是一个在押犯，是一个企图不轨之人，在被

执法人员监控着。顿时，她像跌进了麦秸垛，被那无数麦芒刺挠得异常难受。

未踏出国门没有体会，一离开中国的土地才惊诧：怎么中国人不管走到哪儿都被人家像盗贼、像瘟疫一样防范着呢？仅仅一趟简单的航程，韩国人防了美国人防，如果没有巴西的签证，恐怕连巴西人也要防了。

凡事就怕比较，不比也许还好受点儿，一比更是愤愤不平。那个给她当翻译的中国人，因手里拿的是美国护照，虽然同是黄面孔、黄皮肤，但待遇和胡秋妹迥然有别。他登机时心安理得揣着自己的护照，而胡秋妹被当做“另类”处理。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，太不讲理了！为什么中国政府对此事不出面交涉？是不知道呢，还是不想管，或是根本管不了！

“操他妈的！”被歧视、羞辱、嘲弄激得脑袋轰然作响的胡秋妹，大庭广众之下破口大骂了一句。

好在，除了那个美籍华人，所有的在场者没人明白她在喊什么。

2

飞机保持在一万一千米的高度飞行。突然机身像汽车一般颠簸摇晃起来，大概是遇到了强大的空中气流。

座位上方的指示灯，“叮咚”一响亮了起来，它在用图示提醒乘客：请暂且系上安全带。

胡秋妹系好安全带，扭头看一眼身边的马塞罗。他闭着眼，歪着头，倚在靠背上睡得正香，似乎一点儿也没有感受到气流的颠簸。从汉城上机，起飞后没有多久，空姐就开始发点心饮料，马塞罗在喝了一杯威士忌后，无忧无虑地进入了梦乡。

平时，胡秋妹还很少有机会专注地盯着马塞罗的脸面看，一个新娘天生的羞赧使她不敢直触丈夫的目光。现在，只有当他合上了睫毛突出的眼睛，她才用一双无惧和审视的目光，去看酣睡中的“老外”丈夫。

马塞罗生着一头密厚略微卷曲的棕色头发，他自称是葡萄牙的后裔，但他的肤色有点儿偏黑，一看就是白人和黑人结合的产物，只是白人的基因更多一点儿而已。他没有欧洲人典型的高鼻梁，也并非生得人高马大。他的个子一米七出头，比胡秋妹仅高十公分。他那平宽的鼻头，更多地继承了黑人的特点，那方正的脸廓和略尖的下巴，透着一股坚韧、持重和纯朴。他比胡秋妹小三岁，是个还带点儿稚气的憨厚巴西小伙子。正是看在这一点上，她才会与他闪电式恋爱并结婚。

胡秋妹从来不可否认，她与马塞罗的结合，有点儿过于仓促，说严重了，甚至是草率。他们从认识到结婚，总共只有短短的十七天！还是彼此语言不通，有时要靠比比画画才能勉强说清一件事的十七天。但是，客观条件不允许她慢慢决定。马塞罗是到中国参加国际武术比赛的，他在中国的时间有限，不能慢悠悠地踏恋爱四步曲。此外，两人语言不通，也是速决的成因。他们不可能今天先认识了，然后互留地址，等他回到巴西后，两人天各一方，通过鸿雁传书，隔着半个地球慢慢地谈恋爱，慢慢地增进了解和感情。所以，只能一见钟情，一面定终身，接下来当然就是闪电结婚。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的年代，中国人还不是先结婚后恋爱嘛，为什么与“老外”就不能先婚后恋？怎么可以让语言成为爱情的障碍，结婚后生活在一起了，学习语言不是更快更方便吗？基于这种思维逻辑，胡秋妹当机立断，决定了自己的终身大事。

胡秋妹不会葡萄牙语,如果不是她的三姨白枫从中撮合,她不可能成为马塞罗的妻子。

白枫毕业于上海外语学院西班牙语系,去年随在东海舰队当艇长的丈夫调到青岛的北海舰队。上个月,中国国际武术邀请赛在青岛举行,马塞罗作为巴西代表队的武术选手,应邀参加了这次比赛。因为青岛找不到一个葡语翻译,万般无奈之下,大会组织者找到了白枫,让她务必帮忙担任一下葡语翻译。至于翻译费多少,让她自个开个价,只要不是狮子大开口,就按她的要求给。

西语和葡语发音接近,很多单词基本相同。在上海时,当实在找不到葡语翻译的情况下,白枫常被有关单位赶鸭子上架,拉去当葡语翻译。现在有人求到自己头上,她嘴上不说恐怕不能胜任,但心里可是美滋滋的。当年她选学语种选对了,大语种人才济济,走到哪儿都轮不到你,小语种才奇货可居,尤其到了小城市,更是非你莫属称雄一方。

在胡秋妹母亲的姊妹三人中,白枫排行是最小的一个,也是长得最漂亮,最活泼的一个。她从上海外语学院毕业后,就与东海舰队潜艇支队的一位艇长结婚,并留在了上海一家科研所里工作。

白枫以做红娘为人生快乐,曾为五六对情侣穿针引线,搭成鹊桥,成人之美,使他们终成眷属。早在读大学的时候,她就为那些相互倾慕的男女同学,传情书,递条子。当然,中国大学里是严禁谈情说爱的,恋爱只能秘而不宣地悄然进行。当大学一毕业,一对对情人的爱情关系才公开。走出校门不久,一对对情人很快便挽起胳膊,踏着婚礼进行曲的喜庆庄严节奏,走上了通往幸福之路的红地毯。

做红娘的人，一般说来婚姻都是美满幸福的。如果尝到过婚姻不幸的苦果，她一定会从中吸取痛苦的教训，恪守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的原则。白枫嫁给丈夫洪山，生活是美满的。但是她找到洪山，纯属无意和偶然。

她认识洪山，原是为了帮别人找对象。谁想介绍他与女方见面那天，女方因赴一个饭局误了见面时间，就索性失约未到场。白枫为了不使洪山等女方时扫兴，就和他没话找话说多聊了几句，结果被外表平淡无奇的当兵人引吸住了，竟然爱慕上了这位年轻的军官。事后，她没有把洪山还给那位有山珍海味吃就忘了赴约的女人，而是截留下来给了自己。

不过，嫁给军人为妻，是她以前绝对不予考虑的。她发过誓，决不嫁给四海为家的军人。军人居无定所且不说，万一打仗捐躯，撇下妻小怎么过。但是，她最终还是违背了自己的初衷，事与愿违地与洪山结合了。姻缘不由人啊，生活中有太多这样的事例，越说不找什么样的，到头来找的就是什么样的。白枫有一位漂亮的女同学，发誓决不找“老广”，可是到头来嫁的老公，偏偏就是圆脸盘、塌鼻子、大嘴巴的典型广东佬。

白枫随丈夫调来青岛后，对大姐白玉最不满的事，就是太不关心孩子的婚姻问题了。外甥女都快三十岁了，竟然还在那里荡悠，没有敲定一个对象！

胡秋妹的妈自有推脱之理：如今找对象都兴自由恋爱；父母越俎代庖得了吗？再说秋妹子也曾谈过两个男朋友了，一个好了几年突然分道扬镳了，另一个不即不离地吊搭着有些年头了，本以为他就是当然的女婿了，不知两人为了啥子事又吵散了。如果他们俩早散也好，偏偏等秋妹子快往三十上数了，才被人家一脚蹬了，你说这做法损不损？

有言道：男人三十一朵花，女人三十老妈妈！男人大一点儿再找也容易，老姑娘再找就难了。即使可以找得到，就凭姑娘不姑娘、媳妇不媳妇的年龄，条件上就得大打折扣。

自从白枫来到了青岛，就把为外甥女物色对象的事，摆在了心里头等位置。不管走到哪儿，看到年龄条件差不多，又未婚待娶的男人，哪怕是离婚丧偶者，也留心打听了解。

她曾把丈夫潜艇支队里一位连级干部介绍给秋妹子。这英俊小伙子是军校毕业的，才貌双全，文武兼备。但不知为什么，才谈了两回就画上了句号。可能小伙子嫌秋妹子老气了一点儿，像个老大姐。有一位离婚的军医，倒是对秋妹子有点儿意思，但秋妹子不喜欢跟个“拖油瓶”带孩子的，也就免谈了。

就在连找了几个，都以失败告终的时候，白枫接到为国际武术邀请赛当翻译的任务。在邀请赛上，她认识了巴西来的马塞罗。闲聊中她得知，这位酷爱中国武术的小伙子还没结婚。白枫突发奇想，为什么不能把马塞罗介绍给秋妹子呢？涉外婚姻在中国，也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。早有传闻说，在南方的几个省份，涉外婚姻司空见惯，双方年龄相差之悬殊，令人啧啧咋舌。说起那些女人选择外籍老公的标准，你都不敢相信——是年龄越大越好，身体越差越好，钱财越多越好。说到底，嫁的不是老公而是钱财，巴望钱财越早到手越好。

当然，白枫给秋妹子找对象，绝对不要这种糟糠老头、棺材瓢子。她看中的马塞罗，非但不老，反而比秋妹子小三岁。女大不是什么坏事，中国俗话说，女大三，抱金砖。再说外国人长得老相，中国女人显得年轻，如果不自报年龄，谁会看出胡秋妹比马塞罗大？相反，看上去他俩蛮般配，称得上天合地作的一对。

这件异国姻缘，在白枫的撮合下，可谓一蹴而就。很快，胡

秋妹就和马塞罗办妥了结婚手续。尽管他俩从认识到进洞房只有十七天,称得上标准的闪电式恋爱结婚。但是白枫也不是稀里糊涂就“拉郎配”的人。她快中未忘慎重,她不想让外甥女嫁到巴西吃苦,事先还是对马塞罗的家境做了一番了解。她不会不摸底细,不分穷富贵贱,就把自己的外甥女当处理货一样销出国外。

她告诉秋妹子,马塞罗在圣保罗是有房有车的人。他的房子是叫 CASA(中国人叫小洋楼),他的汽车,牌子是 FUSCA(福斯卡)。白枫对带轱辘的玩意儿一窍不通,在她的知识范围里,FUSCA 大概就是美国福特车的一种吧。就凭有房子有车子,又能有钱乘飞机到中国参加武术比赛,马塞罗至少也是一个中产阶级了,用中国话说,不是大款也够个中款小款吧。即使是个外国的“小款”,也够中国人羡慕的。

胡秋妹因不懂葡萄牙语,一切主意都由三姨帮她拿。她深信三姨的目光错不到哪里去。再说自己的年龄大了,不能挑三拣四地拖下去,能找个小她三岁的“老外”,也算是上辈子积来的福分。

胡秋妹的婚礼,在海边白浪花酒店举行,亲戚朋友共摆了两桌席席。虽然人不很多,但也够欢欣热闹的。新郎新娘的洞房,就是父母的卧房。父母把自己住的房间,临时腾给新婚的女儿女婿,自己却爬上了吃饭那间小屋的阁楼。也真难为了爸爸妈妈,这么大年纪了,还踩着吱吱响的竹梯爬上爬下。胡秋妹深感内疚和歉意。唉,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,祖孙三代挤在一起的,并非只有她一家。有的人家娶回媳妇,老两口让房给小两口,自己把晾台收拾一下,就当成卧室。要不人们都说,在中国找媳妇容易,找房子难呢!胡秋妹暗暗发誓,出国后要好好挣钱,不出